平津館金石萃編

平津館金石萃編卷十八

宋五

醉翁亭記 嘉祐七年十月

碑高一丈廣四尺六寸十六行行廿七字今在山東費縣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記 額三行行三字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
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
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

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
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
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
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
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閒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
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
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閒之
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繁陰風霜高絜水落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
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
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
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
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
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
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
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

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景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大宋嘉祐七年冬十月東寅蘇

唐卿上石於費之縣齋　鐫

者□□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鬱然而深秀
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
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乎泉上者醉翁
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
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
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山水之樂得

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
晦明變化者山閒之朝莫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
繁陰風霜高潔山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
莫而歸四旹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
涂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窮
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
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
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
歡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
山人景散亂太守歸而賓客从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

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
之樂人知从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
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
也
大宋嘉祐七年冬十月庚寅蘇唐卿上石於費之縣齋
鐫者□□
蘇唐卿歐公故人也知費時公已去滁而位相以書請
公所作醉翁亭記而篆之立石於費宋嘉祐七年也予
以引治十年春來篆刻土覆微露其末啟之磨洗乃知
顧謂僚吏曰歐名相也蘇名宰也佳章善篆沈二百年

而金元人未知是可慨也已遂命衆扛豎於縣儀門之下庶風雨日之不剝落云伊洛楊惠識此跋刻於額左方六行行廿字

右碑在費縣署儀門下額題滁州琅琊山醉翁亭記三行字徑三寸餘記及年月凡十六行字徑二寸額左有明楊惠正書題跋六行蘇唐卿不見史傳據跋稱其知費時歐公已去滁而位相以此記請于歐公篆而立石者山左金石志

右碑蘇唐卿篆書以歐集校之欝然而深秀集作蔚然琅琊集作琅邪讓泉也集誤作釀泉臨乎泉上者集作臨于在乎山水之間集之間下有也字而寓之

原缺

已見王氏萃編

贈太師韓國華碑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已見王氏萃編

□抗讀中興頌詩熙寧二年七月

已見王氏萃編

重刻瓦城王朱軫廟碑熙寧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碑連額高六尺八寸廣三尺三寸廿四行行四十二字篆額不成字不録今在山東昌邑

重修瓦城王廟碣銘記序　鄉貢五經寇道寧撰

侃嗣人咎德采皋書造人劉忠斐

爰古伏　瓦城王大漢與龍元祺樂安郡仁也自斯守

肇開基崇信德立名諠宇宙睿播寰區才智超凡□□
出衆趣視陳於規矩舉措合於剛柔辯乾坤之嘉祥度
天地之瑞象變四叙之應順理陰陽之□□石架松雲
受辛勤於久夏巖溪斆學冒苦考於三冬況近□正之
操將誰過此若整十修之本比類□□志哲推賢情田
素雅與日月合節育萬物生榮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
之統紀廣紹僻集博習幽章蘊抱□□之倫隱藏三才
之識智策通妙誉利含真引鑒方奧之微大扶鈐韜之
要興原未告佐國存忠鴻業育成□□可就披千楯勦
於狂之黨負戈矛捍於邊陲平綦秦川徧解擒生□法

口康齊魯誰猜滅寵之謀帝獎無口　皇垂慈念領列侯伯之勲德厚者位尊祿重重榮寵攝洽萬庶積善芳濃變現無窮顯化不歇蹤由運轉豈口靈口繼後彙封得為王作土地鈐黎之主安歸陂迴住鎮海隅城方八卦之圖居占九宮之位堰鯨波而不汎拒潮濤而非傾右附白虎之尙左引青龍之勢前排朱雀之舞後列玄武之威自古到今著寒倏憶真容改色彖貌蒙虧常是者維邢趙贊李贊至結祐主之署共就拂拭之緣殿宇光輝亭廊照耀門開暎珊瑚之景簾褰出翡翠之華瑞氣盤空璨爛奪斗牛之朗祥煙冲漢霞艷傲日月之明

德譽稱神明聰口口人倫立廟後代傳久本邑厚口鄉
閭仰口四方報賽俱承雨露之滋八節勤祈得垂滂澤
之潤村衢社陌祭臻有萬倍之恩市肆營商永獲千
騰之利聲振塵世大動人心郡邑特施於資金里墅虔
捨於珍貨纔詔鉢斤良匠繢畫高人綃飾周圓故鐫碣
記銘曰　德應天命道合穹蒼幼洽義孝少務忠良巖
栖斆業志穩釁臺討尋墳典變正陰陽六韜皆備三畧
深藏策名委質官設居方華攢繡檻碧油旌幢命伐秦
境職投齊鄉乾坤致定土地為王靈象巍巍廟貌昂昂
繢畫亭閣綃飾彫梁花甎砌綴壁塑非常龍降虎伏鳳

舞鸞翔郡郭愻祭宰爇焚香求恩得益告吉無殃維那

道首福壽延長祐主衆旺祿利財昌人安道泰繼世平

康慈聖永存萬載餘强瓊琳布錦華碣成行摽題靈閣

闔國民康　大宋熙寧四年歲次辛亥十一月十二

日癸巳直建立石碑記

承務郎行縣尉戚

將仕郎守主簿張

登仕郎守縣令劉

右班殿直監鹽酒稅聶

右侍禁監濰州固庇都稅鹽務謝

碑在昌邑縣西北卅里瓦城邨古廟中以碑有減竄之語故方志誤稱孫子廟元于欽齊乘昌邑縣西北海濱壁城俗呼為瓦城半為水漸城南有孫武廟一統志云內有古槐甚奇廟祀孫臏又謂臏食邑都昌是舊為孫武廟後又祀孫臏則沿譌已久攷昌邑即漢都昌漢初功臣侯表高帝六年封朱軫為都昌侯孫大參星衍據朱軫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侯與碑所云大漢興龍元祀及平暴秦川等語合證此為朱軫廟確不可易余驗碑文似元是六朝唐碑熙寧間重刻復加改補故多脫誤不可通然賴此碑尚存

而千年遺廟始能致出亦快事也四録堂類集

昌邑西北三十里瓦城鄉有古廟每歲上元香火湊集于欽齊乘以為孫武廟一統志以為廟祀孫臏自明永樂嘉靖立碑記其祈雨靈應稱為升平郡王羅列孫子事迹著于碣時人無能辨其是非者嘉慶十二年縣邑令沈士煌搜訪古迹得宋熙寧四年碑為鄉貢五經寇道寧撰審其文云瓦城王大漢興龍元祺樂安郡仁也又云石架松雲受辛勤於久夏巖溪斅學曽苦考於三冬又云平暴泰川偏解擒生口口口康齊魯誰猜減竈之謀又

云頌列侯伯之勳德厚者位尊祿重重榮寵銘云
巖栖斅業志穩黌堂又云命伐秦境職授齊鄉如
碑文言瓦城王是漢元年人巖栖苦學有伐秦封
侯之功俱非孫臏事迹考昌邑地為漢都昌漢書
功臣侯表有都昌嚴侯朱軫即其廟食之神也軫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
侯三月庚子封十四年薨子剛侯率卒子夷侯詘
詘子共侯偃偃子辟疆凡傳四世亡後俱見功臣
侯表碑稱興龍元祺即所謂漢高元年云巖栖斅
學認舍人為黌舍之舍云平暴秦川謂降翟王虜

章邯之事云頒列矦伯之勲則謂其封矦全廟有太子堂孫臏雖有子亦不甚著當即是朱軫之後辟疆也後人誤以為孫子廟以碑文有大抶鈐轄之要及滅竈等詞定人碑又未出朱軫姓名譌以傳譌遂不可辨朱軫既封都昌傳數世始絶當時或有德斯地後人為之立廟世人知孫子之功甚顯不甚知朱軫遂以孫子奉之祀典有其舉之莫敢廢神不歆非類之祀傳之既久應以廟祀立衆主稱漢都昌嚴矦朱軫而以孫子臏配享慰安神人亦從宜從俗之合于禮經者也越歲權藩歷下

因昌邑令呈圖版為考定刋石于廟以示後之知

者

賜廣濟寺僧文海紫衣牒 熙寧八年閏四月

碑斷失上截僅高二尺七寸廣三尺一寸上方刻元豐二年勑多缺下方大小十四行行字不等今在陜西寶雞

中書門下牒

景靈宮使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曹佾奏

遇

同天節乞鳳翔府寶雞縣廣濟寺僧文海

牒奉

勅宜賜紫衣牒至准

勅故牒

熙寧八年閏四月　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　押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押

吏部侍郎平章事韓　押

吏部尚書平章事王　押

岐下郭曦書閻式刊

碑上截

上缺賜□□□□□元豐二

上缺□□□別無公私過犯本

上缺口奏聞候　勅旨奉

上缺宜賜號慧照大師

準

上缺當官許押給

上缺事宋押

上缺郎　闕

上缺司押

上缺口押

右碑關中金石記所未載文海亦非名僧牒後署名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即呂惠卿也禮部侍郎參

知政事王即王韶也吏部侍郎平章事韓即韓絳也吏部尚書平章事王即王安石也以宰輔年表及紀傳校之年月皆合則宋史精審當在新唐新五代之上竹垞等輕詆之殆非定評碑上方刻元豐二年賜慧照大師勑多缺文四錄堂類集

伏羲廟三門記熙寧十年三月廿五日

碑高八尺廣二尺四寸十八行行五十八字今在山東魚臺

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　大宋熙寧十季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　莆陽貢吏陳翁撰并書

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于時也鴻荒之世朴略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為公未有以仁義之為用大道判則為仁義仁義用則為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迹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為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

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絶於形器梏於無為造之非

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為陰陽合為

至精欝為元氣發為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

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

有為於六子收無為於功成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

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

而充之發越揮散與至利於百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

考之於　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不見其本末

用之遂焉恭以　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　德冠三

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與文籍而書百事之名

以結繩為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為宜民而為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為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沿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既歷漢唐之久下逮 國家之盛

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　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令人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于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　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為郡縣今　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　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台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群仙洞中有七龍

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温者世蒙其福遂罄
丹衷自備已緡蕆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　玉皇
堂并神像　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
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命翁為之記翁謏
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鎮郭下嚴温
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
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黄國情孫小三娘子壽奴

右碑在魚臺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南伏羲廟廟後即
伏羲陵其東為畫卦臺山亘魚臺鄒縣界即魯頌鳧
繹二山之一孫伯淵大恭謂鳧伏聲之轉疑鳧山本

以伏羲陵得名或有然也碑引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群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槪依稀存焉所稱經圖當本隋唐舊志而皇甫謐乃云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通考又載政和三年享太昊於陳州於是伏犧有三陵雖古帝神靈無乎不在然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皥之祀則陵當在鄒魯間碑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嘗遣使致祠焉是熙寧前祀陵不在陳

州後有議禮者此碑即是憑據關係非淺而山左金
石志寰宇訪碑錄皆遺此碑何也四錄堂類集
右碑熙寧十年立一統志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
七十里鳧山南其前有廟兗州志山南有昌公洞
洞有丹井其上有伏羲廟廟前有雙柏可數千年
物碑即在廟中其文云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嘗遣
使致祠且引經圖云云是熙寧已前祀陵皆于魚
臺至政和三年定禮享太昊於陳州前明沿之未
經釐政予頃備兵兗沂曹移咨河南布政查陳州
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據其咨覆稿本及

伏羲陵考見岱南閣集今仍錄伏羲陵考附此碑
末俾後之議禮者有取焉

魚臺陵

皇甫謐云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
也（史記正義）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即今
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境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謐言
非張守節語也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
山陽置縣有方與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
本漢方與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
城即漢方與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

令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輿湖陵即今魚臺縣境高
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
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
在魚臺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
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苹云帝冢在山陽高平西
北蓋謐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
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
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金田肇鳧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兗州元和郡縣志方輿縣貞觀十七

年廢戴州屬兖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縣是也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于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别見十道圖歟金田肇碑今在鄒縣鳧山爺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宋熙寧十年陳翁碑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碑所稱圖經即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按碑今存鳧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苹注按帝冢今在山

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
伏羲陵羅苹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姒姓今庖水
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
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華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
以襄州有平皐關而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華
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
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
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又按庖水即泡
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漢地

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沛入泗亦在豐單之間故羅苹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鳧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迹甚衆土人云死葬于山麓之半其東一峯鬱然者今以畫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顓臾皆諸風故封之地所以奉太皥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迹于

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崎崒目之曰畫卦山其西水聲潺湲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為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凫山文多不具載又按宋元史地理志不載伏羲陵而見于碑碣可據者如此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竺該撰碑魚也東境鳳凰山舊有太昊氏伏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

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墓偽生靈蓍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于顓臾以主祭故建廟于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昊陵在陳州遂為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蓍即以為聖陵蓍者封殖之處即生非因地靈令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蓍是其證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為張鵬翮所

修是時魚臺屬兖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
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葢後人因有陳
州廟祀而妄刱此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羅苹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
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
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
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即伏羲風
姓也南臨汉水謐之致誤葢因其地有古風城歟
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為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苹注

上歷太昊宄卯在陳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

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

靡禁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

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

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

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焉端臨

注葬宄邱在陳州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

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昊氏于陳州

以金提勾芒配　按乾德詔為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注蓋羅苹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翕鳬山廟碑文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于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即在魚臺之鳬山耶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又因國戚而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于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于金為恥而諱言之羅苹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

前竟至傳譌數代觀羅苹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
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葵趙城縣
東南在晉州即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
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
所也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
封嬀滿于陳宛邱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
羲氏始畫八卦于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
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即伏
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
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刋之據此則唐人北宋

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既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史時尚見之所紀即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基墓則葬地何可合為一義陳州即太昊之墟亦為故國空城安得指為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徒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況伏羲生于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並以為生于曹濮之間更于

葬在魚臺之說近矣

臥龍寺梵書唵字贊熙寧十年八月廿六日

已見王氏萃編

惠明寺舍利塔碑元豐八年八月一日

已見王氏萃編

平津館金石萃編卷十九

宋六

左山興化禪院高永亨等題名元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四寸五行小字年月一行行字不等行書右行今在山東荷澤

皇城使曹州鈐轄高永亨簽判張孝友濟陰縣宰徐興宗尉曹溉兗州奉符令宣德郎林會壽春令州教授周諝送餞劉宜甫詛於興化禪院留題

元祐丙寅上巳後二日

右刻題元祐丙寅上巳後二日葢元年三月十三日

也左山亘荷澤曹縣界興化禪院爲荷澤地其寺尚

有至和二年寶乘塔碑四錄堂類集

李英公碑陰記元祐四年二月六日

已見王氏萃編卷五十九

昭陵六駿碑元祐四年五月五日

已見王氏萃編

顏文忠公新廟記元祐七年四月廿七日有陰

碑連額高九尺二寸廣四尺四寸卅行行五十三字今在山東費縣

唐魯郡顏文忠公新廟記額五行行二字

唐魯郡顏文忠公新廟記

左承議郎尚書職方員外郎雲騎尉賜緋魚袋曾輔撰
明州定海縣主簿祕書省校對黄本書籍秦觀書
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雍丘縣同簽書兵馬司公事鄧祐
篆額
唐魯郡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距縣治東北五十
里曰諸滿村室宇庳陋歲月將圮祀典勿著神不顧享
元祐六年洪農楊君元永爲邑之二年也建言于州曰
案祭法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
事則祀之方魯公守平原時祿山逆狀未萌公能賾其
端及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與其從兄常山太

守杲卿首倡大順河北諸郡倚之以為金城可謂能捍
大患矣其後為姦臣所擠臨大節挺然不屈竟殞賊手
可謂以死勤事矣今廟宇不能芘風雨願聞諸
朝少加崇葺俾有司得歲時奉祠知軍州事安定梁侯
彥深下車未久起廢更弊州既以治睹是舉也而樂之
即具以聞太常議典禮以上春官氏曰宜如請公之遠
祖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于琅邪之臨沂孝悌里
故今子孫之在琅邪者衆其十一世孫安土者言縣謂
廟地僻在荒棘跨嶺谷絕河澗者六七而後至祈自出
緡錢買地枋河之東以徙置之庶幾子子孫孫與其邦

人奔走承祀弗懈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廟成楊君以書抵京師曰史氏稱顏公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其信然今廟碑將立無文以刻之懼不足以表忠義勸來世夫子其毋辭焉余考顏氏蓋出於邾武公之後武公字顏其子友別封郳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孔子之門人達者七十有二而顏氏有其八回以殆庶幾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之義以為門人之冠其後衣冠不絕間出間人然則公之知義明信道篤其淵源有自來矣夫人之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君子處之裕然得其所者蓋有以權其義之輕重而已若夫義有重

於生則不必幸其生生有重於義則不必致其死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若魯公者學行内外充衍闓肆以發見於事業非獨一時奮不顧死以取名故前抗祿山之師後拒希烈之命不惑於死生之際而以明君臣之大義可謂眞知輕重大丈夫者哉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亂臣逆夫將消縮摧沮不復牙蘖於其心矣楊君欲發明公之義烈以詒後世不誘於文學之士而猥以見屬豈以余為知言哉乃為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屹屹魯公　剛實積中　學奧問博　涵演擴充　孝友施家　發為公忠　直道以行　孰顧我躬　讒口

猰㺄　往齧其鋒　祿山一呼　逆焰熾天　炎于崑
岡　沸于百川　杯水輿薪　勢且莫抗　屹屹魯公
忠誠是仗　大義凜然　奮裾首倡　一清土門
數斬偽將　十有七州　同風順嚮　力窮功隳　英
聲獨暢　屹屹魯公　不戒于剛　婉孌媚嫉　假手
虎狼　公在危危　得困之義　有嚴分守　卒遂吾
志　屹屹魯公　風于百世　太山之祊　魯廟翼翼
孰作新之　守令其職　禋祀苾芬　子孫是食
惟廟暨孫　有圮有息　屹屹魯公　與山無極
九世孫溫

右通直郎知沂州費縣事楊元永立石
右承議郎通判沂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雲騎尉賜緋
魚袋常士温
右朝散郎知沂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
緋魚袋借紫梁彥深
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建
碑陰
魯公仙蹟記已見王氏萃編
右碑文凡三十行字徑八分撰文者爲曹輔案輔字
子方華州人登嘉祐八年乙科歷官至朝奉郎守司

勲郎中常與蘇黃遊號靜常先生見厲樊榭鴉宋史紀事書碑者為秦觀史稱其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此碑系銜不列蔡州教授太學博士畧之也淮海書世所罕見今玩其筆意瘦勁深得二王遺法碑陰刻米襄陽記文十八行字徑一寸三分（山左金石志）

右碑在費縣東北五十里朱滿村魯公廟中即碑所言諸滿村也碑陰為米黻書魯公仙蹟記拓本極多而正面秦觀書置不拓至阮撫部始入錄據語溪小摩崖云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劉之崖石則

淮海書法久為山谷心折而弇州跋彼言少游當亦善書是元美等未見此碑也碑陰云元祐三年余游吳興適覯郡人新公之廟因得謁拜公像公之大節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為備至仙真事吾又以刻于碑陰是仙蹟記在湖州林某撰碑之陰今湖州碑已佚而費縣有之殆後人摹刻矣四錄堂類集

昭陵圖記 紹聖元年五月五日

已見王氏萃編

重書李白半月臺詩 紹聖二年正月十八日

碑連額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九行行十六字今在山東單縣

李翰林詩 額二行行二字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翰林學士李白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築臺像半月迴向高城隈置酒望白雲商颷落寒梧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水色淥且明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

紹聖二年正月十八日立石

朝散郎通判單州事鄭億

朝請郎知單州事梁彥深

碑在單縣各家未入錄以太白集校之同 四錄堂類集

濟州重修玉皇廟像記紹聖三年正月

碑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十八行行四十字今在山東鉅野

濟州天慶觀重修玉皇廟像記

進士張寅書丹　道士任道冲篆額　東海徐欽男壽刻

道爲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歟謂乎其有視之不見謂乎其無感之則通由斯不可識聖人强名之爰有違之者恒存於稟翕虎兕不違昧之者徒守於筌蹄疾疾未脫世得預於至靈者宜乎傾心歸慕焉故我

皇宋紹聖元祀有郡倅齊公事簡祈獄軒庭息訟優游
之際酷好真風存仁義於德之流施禮敬於無私之像
一日過觀爐香仰瞻禮畢徘廡傍睨壞屋
玉帝在中公惻然自謂曰古之神聖所居莫不堂高數
仞榱題數尺鴟脊獸角山粢藻梲藉堊墻壚使人望而
畏之感動而生恪仰哉今其堂既隘且與人將安仰公
翌日使法掾孫公宣經營遷構埽故求新不假雕鏤丹
雘務在朴素牢實於古壇東北隅蛛跨廊廡甍檐肆山
役官匠勞兵力破省錢匠力慞呼罔知疲倦若父使子
不日而就公具香酒告成由是官屬展獻士庶嚮方熾

於舊矣迨次年秋有市人張景貧而樂道蒙昌宗富而
好禮然而接利生家心且惡辱知足遂結金蘭之友偶
肩錯踵履陟星壇錄氣澡身頻恭仙府　玉皇像
覩年深絲縲渝昧金童墮壁玉女隤緣噫上傳
玉清符命下據三究校錄人間罪福者其惟　玉皇
大天帝胡為乎不修飾而新之二子競捨己財遠招良
匠蕭議繪壁領地可費百有餘千二子自揆不足命觀
主李居淵旁求哲又轉告吉人人聞之者欣諧資助不
逾半載
玉帝金童俱備焉抑　上聖張瀘教於降代生蓋自敍

提閒皆有秉彝之性其猶乃王藉礲錯而後中所用二子無乃爲州人之礲錯乎蓋知福善禍淫之説不誣故能植餘慶於先日矣海山乘風□於明年春正月甲辰日見託勉道數百字聊記歲月而已

右碑山左金石志未入錄訪碑錄列于紹聖元年按碑云紹聖元祀又云迄次年又云於明年春正月甲辰日蓋三年正月十三日也碑書斛究二字難識孫大叅言郎㝅字借爲冬有篆額未拓四錄堂類集

重立天寶井銘記 紹聖四年二月一日

石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二寸一額橫三字銘文五行行十字後小字記五行行十一字今在山東費縣

古井記 額一 横

天寶九載冬十月尉趙光乘檢校造因勒銘云

費城之井昭然道周土隹舊得石斡令修徵大易之不

改甃一善於千秋 已上五行在右方

井面圓甃盈畝深湛莫見其底臨視兢戰唐賢趙公之

銘土昧已久今洗而扶之以旌其美紹聖四年丁丑二

月丙辰朔朝奉郎知縣事逄完記 已上五行在左方

右古井銘各家未入錄嘉慶戊辰九月孫大恭星衍

見之費縣聽治之儀門外拓得見詒石方尺餘一面

刻字額有古井記三篆字額下右方為天寶九載趙

光乘銘左方爲紹聖四年逄完記據逄完言唐賢趙公之銘上昧已久令洗而扶之是銘爲唐刻然何以以銘居額下之右預虛其左爲記地疑此銘紹聖重刻否即額篆爲補題矣銘云土缶舊得石幹令修國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羊以問仲尼銘即指此太平寰宇記季桓子井深八十八尺在曲阜縣東法集寺引史記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一統志在曲阜縣東北三里周公廟北皆不言在費縣惟山東通志古鄭城内有季桓子井相傳桓子穿井得羵羊即此則與銘合銘據天寶已前圖經當可據信寰宇記故

費縣在縣西北二十里古費伯國也後為季氏邑蓋井在故費城不知何時此銘乃在今縣治片石易于轉徙未足怪矣四錄堂類集

刻高適琴臺詩崇寧二年四月一日

石橫廣三尺七寸高一尺八寸廿八行行十六字今在山東單縣

宓公琴臺三首并序

甲申歲適過宓子賤琴臺賦詩三章首章懷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宓子之政再造琴堂末章美邑宰崔公能繼子賤之理

宓子昔為政鳴琴登此臺琴和人亦閑千祀稱其才臨

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空有頌聲來
邦伯感遺事慨然建琴堂乃知靜者心千載猶相望入
室想其人出門何茫茫唯見白雲合東臨鄒魯鄉
皤皤邑中老自言邑中理何必升君堂然後知君美閑
門無犬吠早卧常晏起昔人不忍欺我今還復尔
琴臺最為單父舊跡昔人形於詩詠間有刻石者唐高
適三章尤為奇古因命刊刻龕置臺上按唐新書適字
達大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
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
河西後為拾遺御史蜀彭二州刺史肅宗朝代崔光遠

為西川節度使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永泰元
年卒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成好
事者竟傳布有集十卷此三章迺客梁宋時至單父所
作也崇寧癸未孟夏吉朔單父郡守常山宋正功題
右刻山左金石志未入錄以高達夫集校之適過宓
子賤琴臺集作適登無宓字賦詩三章集作三首能
嗣宓子之政集作子賤再造琴堂集作琴臺美邑宰
集作多邑宰千祀稱其才集作千載空有頌聲來集
作唯有自言邑中理集作自誇我今還復弔集作今
我當以石刻為正詩後刻宋正功跋引唐新書達夫

滄州渤海人與今本同又引每一篇成好事者竟傳布今本作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竟與競通校者不得其解改為輒字耳滄州本渤海郡而渤海縣屬棣州舊書高適渤海蓨人而蓨縣屬德州二書地理志各與本傳不合與元和志亦不合當有改屬沿革志家疎漏難復攷稽宋正功為單州郡守方志失載可據石刻補之四錄堂類集

黃庭堅讀中興頌詩崇寧三年三月　俗稱小摩崖

已見王氏萃編卷九十六

濟州學記崇寧四年三月十五日

碑高一丈二尺五寸廣四尺六寸廿九行行七十八字行書今在山東鉅野

濟州學記

崇寧元年秋八月輔臣有言以謂教化者治亂之原風俗之本士失所養因無常守則奔競繁人不知教好利忘義則廉恥喪且述三代教養之盛及秦漢而後所以泯泯棼棼迄今幾世幾年而未□□垂於是上稱神宗皇帝欲開明堂辟廱以發政施仁其有為未就之功仰惟皇帝深念風化之微思善天下之俗紹述神考美意良法以彰盛德鴻烈于億萬年之意析為條

目以請乙亥
詔曰學校崇則德義著德義著
則風俗醇故育材為治世之急務可所奏下其法有司
頒焉
德音流行達于中外莫不寅畏奉承喜樂奔走大興泮
宮各以圖上三年十有一月甲戌
車駕臨幸太學閱三舍生行藝乃大慶賜咸有等差移
仗辟廱按視規摹以待歲考行藝而興勸之者越十有
四日丁亥　詔罷州郡科舉之令俾取士悉繇
於學繇是天下之士益知
天子參稽治古祈進士心之識雖庸頑讒說亦皆鼓舞

感幸願精白以承　休德嗚呼韙哉甚盛舉也

臣嘗考三代學校之制莫如成周之詳文王宅豐實作辟廱以善養士武王居鎬述文王之道以服四方逮成王之時周室之興垂七十年矣迺命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謂德之不能皆至於聖也故德則離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謂行則同出於中庸而已故行則合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謂夫人而能學者度數之末也故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當是時也非唯邪說詖行不可出長入治者不容於時而貫於市者至於不粥奇淫非禮義廉恥之風盛於朝廷而耕於野者至於不

不爭壟畝蓋自可欲之善等而上之至於不可知之神
人人安習以為固有則曲學順非之士雖欲誣民亦如
雪見晛而消矣夫周之君臣相與從容揖遜於一堂之
上而侯甸采衛不聞有異政之國比閭族黨不聞有殊
俗之家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承德原所繇來以學
校素明也臣竊惟
宋興德茂
五世重熙絫洽萬邦嘉靖
神宗皇帝躬文王以善養人之道始于京師
哲宗皇帝以下武繼文之德行之於紹聖元符之際

天子以聖學獨智享成周隆盛之時修禮定樂釐正百度丕承二帝之志此所以盡復成周賓興之法掃數千百載積習之區區曾不聞淹歲月之久也成功至此則多士孚文王之効豈特如昔時之所賦詠者乎雖然臣竊疑周南之時武夫鄙人婦人女子其有被文王之化者詩人為之各見於詩如兎罝漢廣汝墳小星之什是也至成王之世賦行葦者則槩言忠厚賦既醉者則槩言太平其賦凫鷖者則亦止言守成而已此何故哉蓋周南之時舊染之俗猶在故作詩者于以見文王之道若夫成

王之世其被禮義之教為已久女也士也至於孫子莫
不循理則上下內外皆有士君子之行教化成而風俗
厚矣　今日之効行有見於此歟噫學校之興
其所以惠遺天下者如此惟濟陽郡異時不能撥
明詔規遠圖三年夏六月通判軍州臣令郝實攝郡政
夙夜鳩工度材始革而大之秋九月臣九皐既領州事
迺協力以成凡齋祠講說游射之所罔不如式庶幾上
稱
天子所以幸惠學者之萬一焉臣愚不肖猥以儒學掌
教法學既成執筆為金石刻以垂示不朽者臣之職也

謹拜手稽首以書四年三月十五日文林郎充濟州州
學教授臣陸藻謹記
承奉郎守太常寺太祝臣蔡偹書并題額
将仕郎充濟州州學教授臣趙霄
從事郎權濟州防禦判官臣李端彦
朝散郎權通判濟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内勸農事上
柱國賜緋魚袋臣趙令郯
左中散大夫知濟州軍州事管句學事兼管内勸農使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黄九臯立石
右碑在鉅野即宋濟州治宋朝事實蔡京乞隨所在

諸官置學添教授立法教養故崇寧大觀間學碑甚

多陸藻此文氣息醞厚似曾南豐書者蔡倫即京次

子筆法麗逸頗似徽宗四錄堂類集

賜辟廱詔并後序大觀元年二月

碑高九尺五寸廣四尺六寸上截詔文十五行行廿一字下截後序廿八行行五十字今在山東鉅野

朕嘉在昔善天下之俗勸功樂事尊君親上莫不受成

於學命鄉論秀比其德行而與其賢能崇德黜惡人有

成材逮至後世士失所養家殊俗異未之有革惟我

神考若稽先王建置校學罷黜詩賦訓釋六藝首善於

京師矣朕追述

先志夙興夜寐罔敢墜失思與有德有造之士共承之
遂詔所司推原
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誕彌率土即國之郊作辟廱
廢科舉以復里選之制非聖賢之書與元祐術學悉禁
毋習乃涓日之良臨廱視學延見多士槩以好爵朕心
庶幾焉傳不云乎以善養人者服天下朕之迪士至矣
其丕應僕志以從上之欲則將一道德同風俗追成周
之隆以駿惠我
神考豈不韙歟付辟廱
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右在碑上截

皇帝賜辟廱詔後序

承議郎試大司成薫　侍講武騎尉保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薛昂奉

聖旨撰并書

崇寧元年

上總覽庶政慨然欲大有為將躋斯民咸底于道廼下

詔曰學校崇則德義著德義著則風俗醇其大興

黌舍于天下又

詔即國近郊建置辟廱匠匠杭圜

上曰古者學必祭先師茲聚四方士多且數千宜增殿

像于前徙經閣于後布講席于四隅餘若爾規厥既得

旨則經營越三年工告成

車駕幸馬祇見　夫子于大成又　詔國子司業

臣絅臣静曰朕攄至懷親箸翰墨賜之璧水中勸無窮

小大之臣下逮韋布鼓舞頌咏咸以覩所未嘗為幸藏

之層構勒之翠琰明年臣静又請序其後

上命臣昂曰汝其為之臣不獲辭乃拜手稽首言曰唐

虞三代尚矣歷世既遠教法不存然上下之庠東西之

序左右之學與夫東膠虞庠或在國或在郊又曰成均

曰米廩曰瞽宗曰辟廱蓋皆設於王都者如此至於鄉

遂則又各為庠序學校嗚呼何其詳且至也秦漢而降

治失本原禮樂化微師友道喪人才卑陋有媿成周蓋
無足怪
於皇神考稽古御時闢太學建三舍論選有法士變宿
學而新美矣
皇帝陛下祖述憲章咸在
先帝收科舉於學校推三舍於四方肇立司成專遣虜
使　燕見訓諭　載色載笑
叡意所屬可謂至矣於是時也士患不學不患無所於
學人患不才不患無以成其才方策所傳數不可得於
今親見如出其時豈不盛歟然昔備成於積世

今掩迹于一時昔大比于王畿　今賓興乎海寓
非　天錫
聖上勇智照於理而不惑斷以義而必行則希世隆典
豈易悉舉哉臣待罪從官以總領師儒為職誠不自揆
仰
聖政之至成慶多士之幸會忘其淺陋昧冒稱述姑以
塞　明詔焉若夫
雲漢之章　河洛之畫煩豈筆舌所能形容彼目擊
心諭得　法象焉則　無為而成其猶天地歟臣
謹序

奉議郎試辟廱司業武騎尉臣何昌言　承議
郎守國子司業兼同編修國朝會要武騎尉賜緋魚袋
臣强淵明
朝請郎守國子司業雲騎尉臣汪澥　奉議
郎試辟廱司業臣余深
朝散郎賜中書舍人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臣蔣靜　朝
散郎賜中書舍人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臣吳絪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衛國公食邑六
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蔡京奉
勅題額
大觀元年二月　日將仕郎充濟州

州學教授臣趙霄　將仕郎充濟州州學教授臣葉行
中
朝奉郎通判濟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
賜緋魚袋臣郭安仁
承議郎權知濟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雲騎
尉借紫臣魏柄臣　謹摸上石
右碑在鉅野大觀元年二月立額題皇帝賜辟廱詔
六字二行字徑六寸餘碑上截刻崇寧三年十一月
十四日廢科舉以復里選詔書下截刻四年薛昂後
序陵縣學亦有是碑高廣字式全同惟下截末無大

觀年月及趙霈等四人署銜別有萬長卿牛公達賀宗賢孫延太耿著五人署名為異爾時單州益皆摹刻今但見此二碑矣山左金石志無鉅野碑而有陵縣碑跋云宋史徽紀崇寧三年十一月甲戌幸太學遂幸辟廱無賜詔明文得此可補其闕又云詔內建置校學應是學校之誤播告之條條誤作修余謂校學字未誤修字亦未誤甲戌為十一月朔詔下于十四日丁亥鉅野別有陸藻撰濟州學碑所載甚詳與此碑詔末十一月十四日正合宋史選舉志徽宗設辟廱於國郊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

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
試禮部並罷則紀與志詳畧互見為史家恒例非紀
有闕也四錄堂類集

大觀聖作碑 大觀二年八月廿九日

已見王氏萃編

曾公讀書巖楊書思題名 政和二年九月

摩崖高一尺二寸廣五寸三行行六七八字不等
右行今在廣西臨桂唐元和元年孟簡題名之右

朝奉郎通判桂州軍州事楊書思
政和二秊九月晦來

右刻在臨桂冷水巖以曾布嘗修治故後人呼為曾

公巖楊書思淮海人濰山壘絲山皆有題名而未見

于史四錄堂類集

北海相孔融祠堂記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

碑高五尺八寸廣二尺九寸十八行行卅七字今在山東濰縣治內孔相祠

孔相祠堂記

東漢自建武永平後干戈既戢郡國無事二千石多以

闊略寬大遂稱顯績列循吏傳至孔文舉為北海相適

在初平間時黃巾方盛寇掠東州嘯聚長驅血刃相枕

而北海最為賊衝分符當一面之責正難其人豈前日

比哉文舉到郡起兵講武馳檄飛翰鄰境響應群盜竄

伏瘡痍赤子脫身虎口煙火墳墓藉以保完皙皙流亡悉還故里膏腴沃壤盡為耕桑然後廣城邑興學校表儒術舉賢良而鄭康成輩首被薦墨繇是文物益富氣俗寖厚衣冠如林異人繼踵皆文舉賜也流風遺德銘在邦人愈久愈新不可磨滅故自漢以來承宣北海不知凡幾人其間卓有功名騰芳竹帛為搢紳所稱詠者獨文舉尤著昔使守之北倚城構堂為觀覽燕集之地正以文舉榜之不忍忘其姓字也今

太守韓公

通判慕容公來是邦既久政事閒暇論文考古謂州有

文舉堂舊矣固可列壺觴醉賓客追曩時尊酒不空之
歎曾無一祠以陳貌位殊未厭邦人傾慕之心發揚盛
美揭示来者正在今日廼即堂東立祠嚴像受祀茲土
從士民之願也竊觀自昔賢者往往屈辱於當時光榮
於後世文舉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憂在社
稷氣節凜凜視鼎鑊無悔色曹氏忌憚逆黨望風輒枉
狀以闘至今忠臣烈士讀漢史而悲歎然是祠之設廼
在千百餘年後屈辱光榮果如何哉北海父老相率子
弟拭目祠下如見其人灑埽拜叩自今以始文舉復何
憾信乎可比琨玉秋霜云宣義郎充濰州州學教授邻

昂記將仕郎濰州司刑曹事馮若德書登仕郎濰州司工曹事宋材篆

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建

碑在濰州署後孔北海祠所稱今太守韓公通判慕容公府志謂即韓浩慕容若禔是也宋史忠義傳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據碑政和四年浩為濰州太守下距建炎二年凡十五年久而不遷卒乃殉國魏公有賢後矣碑額失拓四録堂類集

論古堂記政和四年四月十五日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廿二
行行四十四字今在山東濰縣

論古堂記

羿之於射造父之於御伶倫之於律秋之於弈各名一藝卓立前古後世有作者必來取法斯可以盡藝之善古之君子高名不磨昭如日月直節不回堅如金石出而輔世則堯舜其君退而窮處則巢許其身表表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豈特羿之射造父之御伶倫之律秋之弈卓立於前古哉業其藝者猶知有所取法士大夫脩身見於世一出一處一默一語皆不以往哲為龜鑑然則古人之所行後人之所師安可一日廢自

譬也北海為郡尚矣自漢迄于五季搢紳先生世不乏賢天下之士聞其風而悅之讀其書撫其實資之以立身揚名推之以致君澤民斟酌飽滿皆足所欲況鄉里之所嚮慕耆舊之所誦道情親而意密人人所自私洙耶情乎去古遼邈欲親炙其人而不可得獨可考其衣冠想其風采於繪畫間以慰與衛之思而有所未能也惟　太守安陽韓公　通守汶陽慕容公博學好古器識宏遠思北海之多賢口斯人之慕義於是披閱載籍揚其口口學術如逄紛膚譚郎宗鄭康成甄宇徐房徐幹孝友如淳于恭王裒王閎呂元簡節義如禽慶

王脩杜松贇正直如年融周澤王儀是儀韓熙載操尚如公沙穆邴原王昕隱德如逢萌管寧知人如郎顗高構高義如孫嵩劉敏元政事如滕撫張允濟皆足以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邦人於道裒其像而繪之名其堂曰論古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鄉為未足則及一國一國為未足則及天下天下為未足則又論古之人堂之所繪者不出乎一鄉一國景行其賢德則進乎論古之人登其堂儼然而望之其嚴如秋霜烈日其高如泰山北斗可以興好義之心可以消鄙吝之情如芝蘭之薰染與俱化而罔覺於此見二公

之意所以待北海者為不薄矣愚請述古之循吏有以惠愛元元稱者不過出入阡陌勸課農桑有以獎厲風化稱者不過口口學校延請諸生未嘗有叅訂圖史馳騁上下千餘載索先賢而繪像示一郡之儀形如我二公者風義凜然度越古之循吏遠甚此邦之人從公之化莫不父令其子兄誡其弟在 朝廷則厲臣節在閨門則竭子職居鄉黨則以仁待交友則以信毋俾先賢專美於前毋俾 二公有憾於後戒之戒之毋怠於斯言異時才傑間出焜耀青史猶今之視昔無乏才之歎葢有椎輪於始者云杲鄉郡人也獲觀盛

事豈可喑無揄揚之辭顧惟才力卑弱不足以起其文兹以為愧登仕郎前萊州掖縣簿劉杲卿記將仕郎濰州司刑曹事馮若德書將仕郎濰州司工曹事宋材篆

政和四年四月十五日建　劉彭年刊

右碑文及題銜年月凡二十二行字徑七分府志載政和四年太守安陽韓浩通判汶陽慕容若禔建北海祠祀北海相孔融又西建堂五間祀鄉賢逄紛龐等三十人皆繪像標其門曰北海祠榜其堂曰論古堂主簿劉杲卿為記即此碑也山左金石志

碑在濰縣治東齊乘論古堂碑與祠堂碑金人修城

記三碑竝立于城上州署扁曰靖恭亦有政和石記存焉于欽所見四碑今失其二此碑稱繪像卅人庸譚見後漢歐陽歙傳即前書膠東庸生郎宗見郎顗傳即顗父鄭康成甄宇自有傳徐房見逢萌傳淳于恭自有傳翁處見鮑宣傳牟融周澤公沙穆逢萌郎顗滕撫自有傳孫嵩見趙岐傳皆漢人徐幹見王粲傳王脩自有傳王儀見其子王裒傳邴原管寧自有傳是儀吳書有傳皆三國人王裒劉敏元晉書有傳王昕北齊書有傳南史王裕之傳亦有王昕于碑無施杜松贇隋人見北史堯君素傳高構隋書北史皆

有傳呂元簡見舊唐書梁文貞傳新唐書作光簡自有傳張允濟舊新唐書皆有傳韓熙載宋史南唐世家有附傳唯逢紛王閣二人似未見于史當考四錄堂類集